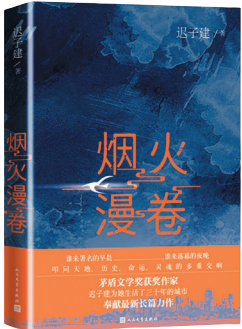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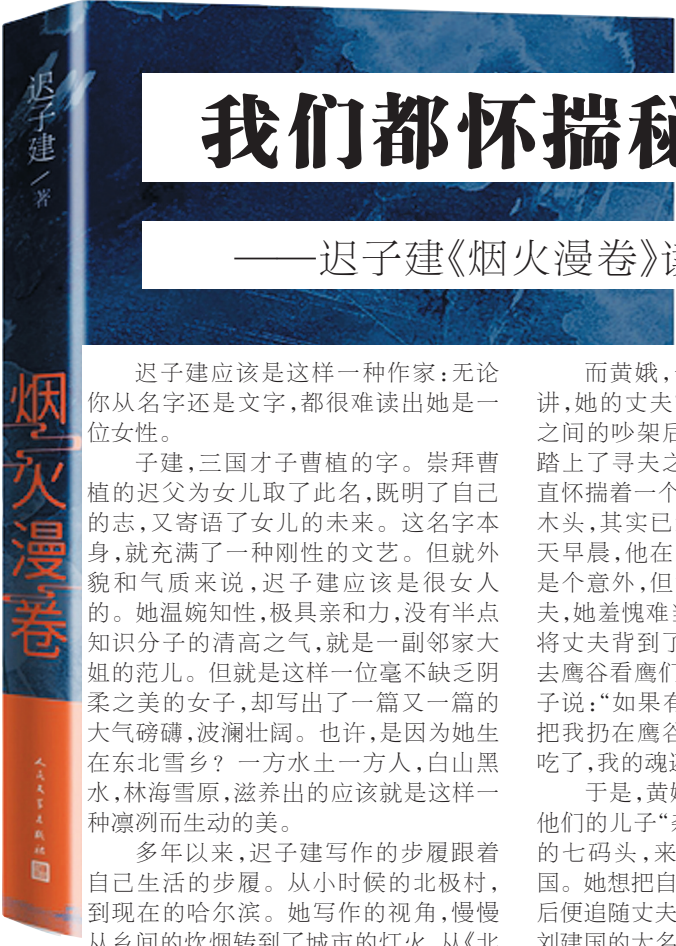


我们都怀揣秘密，活在这坦荡人间

——迟子建《烟火漫卷》读后



迟子建应该是这样一种作家：无论
你从名字还是文字，都很难读出她是一位女性。

子建，三国才子曹植的字。崇拜曹植的迟父为女儿取了此名，既明了自己的志，又寄语了女儿的未来。这名字本身，就充满了一种刚性的文艺。但就外貌和气质来说，迟子建应该是很女人的。她温婉知性，极具亲和力，没有半点知识分子的清高之气，就是一副邻家大姐的范儿。但就是这样一位毫不缺乏阴柔之美的女子，却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大气磅礴，波澜壮阔。也许，是因为她生在东北雪乡？一方水土一方人，白山黑水，林海雪原，滋养出的应该就是这样一种凛冽而生动的美。

多年以来，迟子建写作的步履跟着自己生活的步履。从小时候的北极村，到现在的哈尔滨。她写作的视角，慢慢从乡间的炊烟转到了城市的灯火，从《北极村童话》写到了今天的《烟火漫卷》。

《烟火漫卷》中，男主人公刘建国和女主人公黄娥，并不是夫妻，而是搭档。刘建国开着一辆爱心救护车在城市间往来，黄娥是他的帮手。而刘建国之所以开爱心救护车，是因为40多年前他弄丢了朋友的儿子：“铜锤”。多年来，他不再恋爱，更没有结婚，就是一直在路上，为了寻找。

而黄娥，也是为了寻找。据她自己讲，她的丈夫“卢木头”在一次他们夫妻之间的吵架后出走了。她便带着儿子，踏上了寻夫之路。但在黄娥的心中，一直怀揣着一个秘密，那就是：她的丈夫卢木头，其实已经死亡。吵架之后的第二天早晨，他在睡梦中死去了。这其实就是个意外，但黄娥觉得是自己气死了丈夫，她羞愧难当，便没有对任何人声张地将丈夫背到了“鹰谷”，因为丈夫最喜欢去鹰谷看鹰们飞翔。他曾经戏谑地跟妻子说：“如果有一天我死在你前头，你就把我扔在鹰谷，让那些鹰啊老鸹啊把我吃了，我的魂还能跟着它们在天上飞！”

于是，黄娥把丈夫扔在鹰谷，便带着他们的儿子“杂拌儿”离开了她原来居住的七码头，来到了哈尔滨，找到了刘建国。她想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刘建国，然后便追随丈夫而去。因为给朋友找儿子，刘建国的大名几乎人尽皆知，黄娥想把儿子托付给这样一个人，应该错不了。包括那个奇怪的病人翁子安，也是因为信任，才每逢发病，必定让刘建国接送。

于是，围绕着刘建国和黄娥，一系列的人物依次出场，一个个故事也徐徐展开。灯火映照，烟火漫卷。迟子建手持画轴，将一幅幅人间的图景展现。早间的夜市，晚间的酒吧，七码头的溪流，护送车路上的各种奇遇，都是这画布上的

淡彩或者浓墨。它们张弛有度，伸展自如。直到最后画卷全部打开，我们也长舒一口气，慨叹一声：“原来是这样！”

不得不说，迟子建对于整个故事的布局，确实下了功夫。看似不疾不徐，却处处都有伏笔。直到最后的顺理成章，水到渠成。

其实迟子建的每一篇小说，都有着深刻的生活。为了写《烟火漫卷》，她采访了哈尔滨很多爱心护送车的从业者。但作为一位成功的小说家，她又不仅仅满足于对生活的写实，她文学的想象也是非常的雄奇瑰丽。因此，在迟子建的小说里，你经常会读到一种神秘感。毕竟生在天地间，万物皆有灵。《烟火漫卷》中，迟子建在上篇和下篇的开头，分别这样写道：无论冬夏，为哈尔滨这座城市破晓的，不是日头，而是大地卑微的生灵；无论寒暑，伴哈尔滨这座城市入眠的，不是月亮，而是凡尘中唱着夜曲的生灵。

生灵，是迟子建在整个小说中最关注的部分。这生灵，是朝露晚霜，是山林蒲草，是日升月落，是鹰雀燕鹩。而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，因为多了头脑和思想，也就多了烦忧和惆怅，他们怀揣着各自的秘密，挣扎在这人世之上。

黄娥，一个带着自然和野性之美的女子，她怀揣着丈夫已亡的秘密；刘建国，怀揣着多年前在寻找“铜锤”的路途

中对于另一个男孩的歉疚；翁子安的舅舅，一个暴富的煤老板，他背负着抱走了别人孩子的秘密，抱憾终生；刘建国的父亲刘鼎初，则将儿子是日本遗孤的秘密，守护到死。

其实所谓秘密，不如说是一种痛苦。怀揣着秘密，就是咀嚼着属于自己的痛苦，你无法跟别人分享，别人也无法跟你分担。就只能是在这漫漫烟火中，挑起生活和命运给予的重担。然后又在这茫茫岁月中，默默消解，随风而散。

故事的最后，刘建国的身世通过朋友之口曝光；抱走当年婴儿（就是后来的翁子安）的煤老板为刘建国留下了大笔遗产；翁子安说自己不会离开养母，他只是默默地来到亲生父母所在的城市，他“想要知道自己这道泉，是从怎样的山岭间流出来的”；黄娥因为有了翁子安的爱，不再选择轻生；刘建国也找到了当年被他伤害的男孩（现在已经人到中年），因为当年的刺激，他非常自闭，独自生活。为了赎罪，刘建国在那个湖畔小镇买了套两居室，默默守护在了这个叫武鸣的男人身边。

尘世的太阳之下，所有的生灵，都仍在这坦荡的世间，既相互拥抱，也踽踽独行。正如迟子建在后记中说：经历炼狱，回春后的大地一定会生机勃勃，烟火依然如歌漫卷……

李凤玲



打败岁月的书香

前些日子网购了一本书，收到才发现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我都看过了，三年前我曾买过一本书，里面收录的内容和这本书差不多，只是书皮不同。既然已经有一本了，只能给这本书再找个好人家的。正好要去同学家做客，便心血来潮，在书的扉页上写上几句祝福的话儿，当礼物赠予同学，反正送同学的礼品早已备好，这本书只是送一赠一的额外礼物，不必担心她喜欢与否。

到了同学家，礼品放下，我从包里掏出这本书递给同学，同学看到后非常高兴，感慨道，这个礼物她喜欢，她有很多年没收到过朋友送的书了。

谈起书，同学打开了话匣子，她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诗集，告诉我，这本书还是她刚认识老王时，老王送她的。说起来这里面还有个误会，当初介绍人给他俩介绍时，要拿同学一张照片给老王先看看，同学给了介绍人一张照片，照片上的她坐在紫藤架下，手里捧着一本诗集，其实只是为了照相装装样子，她根本不喜欢诗歌，谁知道老王看了照片，见她诗集不离手，拍照都拿着，以为她酷爱诗歌，便买了一本诗集送她。后来和老王熟悉了后，同学把这事儿告诉老王，老王说，不看也没事，留着以后再拍照时当道具用吧。

因为这是爱情信物，同学也书以人贵，结婚后，那本诗集没事时她便拿起来翻几页，后来有了孩子，便给孩子们读诗歌听，没想到几年下来，那本诗集里的诗歌她竟然都能全部背诵下来。现在那本诗集还摆在同同学家的书架上，虽然纸张早

已泛黄，但里面的诗歌隔段时间再读一遍，还有新的收获。

同学书架上的书，有好多都是别人送的，每一本书背后都有一段友情和故事，睹书思人，岁月一晃而过，很多人都失去了联系，但当年维系友情的书籍还在，书里的光阴永远年轻。

同学说，她刚参加工作时，家庭遇到变故，心情低落，整天闷着头不愿说话。和她对桌办公的张姐看到后，送给她好几本书，那段时间她下了班就躲进宿舍看书，一个月后，心情渐渐好转，都说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，她知道书中也有知己、好友和导师。

现在同学每天都拿出半小时来读书，还是精读、朗读，不求快，只求细，捧起书心情一下就放松了，而且专注读书，别的烦心事也暂抛脑后了，比看电视玩手机强，电子产品太累眼睛。

同学说，原来她怕落伍，老跟着年轻人的步伐走，现在想来，老年人也该挖掘自己优势，给年轻人做个榜样才行。她有每天读书的习惯，孙女看她读也跟着读书呢。

看着同学满满两面墙的书，这些书籍不是摆设，不是装饰品，而是“吃”进肚子里的墨水，年龄和阅读量成正比。同学笑道，现在有人问她年龄，她都会大方告知，因为这个数字的背后是一摞又一摞的书籍堆积起来的。胸藏文墨虚若谷，腹有诗书气自华，用书香打败岁月，越老越有见识越有阅历和知识，这样的老人谁不喜欢呢。

李秀芹



《文化失忆》

克莱夫·詹姆斯用了40年时间完成《文化失忆》，意在提醒人们，使文明成其为文明的人文主义若要在新世纪得以留存，继承者们就不能放弃对过去的记忆。本书试图召回、感知和审视二十世纪动荡的精神生活，捕捉“一场盛大对话的边角”，以此抵抗遗忘，并重新建立联结。

作者克莱夫·詹姆斯，定居英国的澳大利亚籍著名评论家，出版评论集、随笔集、诗集、回忆录、译著50余部，包括《不可靠回忆录》《文化失忆》《诗歌笔记》等。



《九故事》

大头马称：“每当我想开口说真话的时候，我总是会以虚构的形式来进行假装。”本书中的六篇小说名均取自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著，比如梅尔维尔的《白鲸》、伍尔夫的《到灯塔去》、贝娄的《赫索格》等。作者将旧小说题置于新的语境之中，描绘当代生活和心灵图景，引发独特的阅读感受。

作者大头马，作家、编剧。出版有长篇小说《潜能者们》，小说集《谋杀电视机》《不畅销小说写作指南》。



《穿透》

清华大学社会学家严飞，以沉淀百年的经典社会学理论作地基，从构成社会的秩序与人性出发，探讨和理解当下中国。从社会学家的专业视角，视察最普遍、热门的社会现象，剖析社会问题，重新审视我们熟悉的世界。从熟悉的生活场景出发，揭示背后的社会问题。

作者严飞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，著有《穿透：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》《学问的冒险》《城市的张望》《我要的香港》等著作。